

世纪初,一次梅葆玖去北京郊区表演清唱,报幕人对他的介绍是:“下面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久保先生给大家演唱……”下面观众例行鼓掌欢迎。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嫡子,在梅兰芳1961年仙逝后,梅葆玖接过衣钵,努力传承几十年,在京剧界也是超级大腕了,可是那位报幕人看着手中的节目单,竟报错他的名字,按说梅葆玖不但尴尬,还会生气,可是他出台站定以后,蓦然可亲地跟台下观众说:“我不叫梅久保,我叫梅葆玖。久保,”说到这儿他用手比出:“那是咱们北京平谷的特产,一种大甜桃儿。”台下观众全都笑了,报幕人尴尬,却也佩服梅葆玖的谦和幽默。

京剧在当下艺术门类中的受众及其影响,确实今非昔比了。那位报幕人把葆玖看岔并且大声宣读,可算是京剧及其表演艺术家社会认知度衰微的一个案例。当然,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,另一方面,各个京剧团仍在持续演出,戏曲院校仍在培养新人,而戏迷粉丝群体,对他们所喜欢的京剧演员的追捧,也相当的狂热,在央视戏曲频道,能通过《梨园闯关我挂帅》《亮相吧,宝贝》看到当下老中青及至少年儿童票友的活跃。

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,远比以往丰富多彩。只是各种艺术形式分流了,任何一个品种的明星,其名望都不大可能覆盖到全民了。梅葆玖的心态值得褒扬推广。

2015年5月,我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,有幸在录制空当与梅葆玖先生交谈,对“大甜桃儿”事件中他的良好心态,我表示了赞

大甜桃儿

□刘心武



赏。我告诉他,我的哥哥刘心化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是北京大学业余京剧社的台柱子之一,攻梅派青衣,登台表演过《武家坡》《大登殿》《三堂会审》《二堂舍子》等剧目。葆玖先生说:“《二堂舍子》可不容易唱啊。”我说:“他们那时候是按令尊和奚啸伯先生的路子唱的。”葆玖先生说:“那更难了。”又感叹:“京剧艺术的传承弘扬,少不了戏迷票友的功劳。”又问我哥哥现在还唱不唱,我告诉他已然去世七年,他不禁喟叹可惜。我与葆玖先生交谈时,助理焦金木拍下值得纪念的一瞬。

那次与葆玖先生交谈时,他精神矍铄,录制出的节目后来播出,他的形象可谓神采飞扬。但不足一年,2016年4月,就看到他溘然去世的消息。8月我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活动,我的新书发布会,被安排在主会场,但预定我那场开始的时间已经略过,前一场的活动却不但不见结束,似乎仍在高潮中,不但座席全满,台子三面还挤满粉丝,有不少妙龄少女高举手机拍个不停,还断续发出尖叫。

组织方人士怕我尴尬生气,就一再解释道歉:“台上是青春偶像型,颜值吸粉,我们工作人员已经上台去叫停了。”我就想起梅葆玖先生的风度,一点也不觉尴尬,丝毫没有气性,只觉得文学发展中增添了一种新气象,如食大甜桃儿,满心欢喜。其实前面那场活动五分钟后也就有序结束,临到我上场朝下一望,座席也满满的,老中为主也有青,只是没有围观尖叫的,文学艺术的空间足够宽阔,各领风骚,有什么不好呢?

大家V微语

阅读随想

□叶兆言

●小时候读书是因为无聊,没事做,因为没有更好的别的什么事可以做。中国真正的文学史,就是俗文学的历史。在历史上,唐诗宋词都是属于俗文学,都是文人的业余爱好,是普通老百姓的阅读享受,是大众的精神食粮。随意接触的原因很简单,它们找起来太方便,就在手头,唐诗宋词你想在书架看不到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当然也可以换句话说,所谓经典,其实都是最通俗的东西,没有什么比唐诗宋词更通俗。

●我的眼睛老花得厉害,阅读的本钱已大打折扣。通常是让女儿在网上找书,各种电子书,包括PDF版,然后在电脑屏幕上放大了看。内容当然还是五花八门,要感谢微信,经常有朋友还会给我转些好看的、不太容易看得到的东西。阅读的事情就是这样,越是不让看,可能你就越想看。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,阅读永远是有趣的,我的烦恼是它太伤眼睛,可是不阅读又能怎么办呢,不能阅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我的人生也就两件事,写作,阅读。

●至于读什么类型书,没有一定,阅读是自由的,也是会随时改变的。阅读就和旅行一样,要读了才知道,读了才有感觉。喜欢烹饪书籍也是说说,看过一些,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读的书,什么书都可以看,人的兴趣是不可琢磨的。

谈天说地

言传身教

□张建云

东晋名将陶侃,在青年时期做过看管鱼塘的小官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他派人送一陶罐腌鱼给母亲。但他的母亲把陶罐封好交给送来的人退还,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责备陶侃:你做小官,拿公家的东西来孝敬我,不但对我毫无裨益,反而增加我的忧虑。

——这就是“贪污”的雏形,可是,从母亲这里严令拒绝了!

很多孩子都是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对于某些事的“第一次认知”。假如,陶侃的母亲欣然接受了陶侃的鱼,还夸儿子孝顺,陶侃是否还能流芳百世呢?

由此,我们就有理由怀疑《二十四孝》“怀橘遗亲”的可行性了。陆绩是三国时期吴国吴县(今苏州)人。六岁时,陆绩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,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他们。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。临行时,橘子滚落在地,袁术笑道:“陆郎来我家做客,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?”陆绩回答:母亲喜欢吃橘子,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品尝。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,便点头称赞。

这个故事,我们今天要批判一下:在当今法治社会,不管为谁去“偷”东西,都是违法的。

我常去监狱讲课,了解到成人的贪污、偷盗、好色、赌博,甚至抽烟、喝酒,大多与父母有直接关联。父母喜欢贪小便宜,孩子长大很可能就贪污;父母见到孩子往家里拿东西,即便不鼓励,但也没有坚决反对,孩子大了就有偷盗的可能。

但是,另一方面,父母的诚信、善良、勇敢、孝敬、认真、安静、自律、自省、敬业、爱国以及读书等好习惯,也会影响到孩子。很多人把这称为“遗传”。

曾子杀猪、孟母三迁、画荻教子、岳母刺字,诸如天下伟大的父母,才可教育出厚重、争气的儿郎。

您现在可以回忆一下,从小到大,你的父亲或母亲跟你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?这就是你的家风。我们就是在父母这句话中走向未来,形成今天的自己。即便当时反感,即便不想接受,但你也逃不出父母这种强大的“亲情影响”。

所以,作为父母,你与孩子说些什么话,在其面前做些什么事,自然也决定着孩子的未来。

冬天里的温暖

□常树辉



小时候,我的老家冬天是十分冷的。冷到何种程度,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说不太清楚。大抵是因为那时乡村的天气预报渠道单一——只有在挂在堂屋门后头的喇叭匣子里,偶尔能听到因线路接触不良传来的吱吱啦啦、断断续续的天气预报声。主要是,我知道,冬天还没来,母亲便早已为我们缝制好了过冬的棉衣与棉被等。

家里人多,条件有限,被褥不宽余。父母便开始操持着为我们打“地铺”——在土坯垒制的床上,用上好的麦秸,一层一层地铺垫,铺有一尺厚时,用力地把麦秸压实。被子铺在麦秸上面,被子盖在被子之上,人蜷卧在散发着淡淡麦香的被窝里,其松软与舒适程度,绝不亚于当今的“席梦思”。

至于天晴,母亲便会把被褥全部拿到院子里的铁丝上晾晒。晒一阵子,用棍子敲打一遍,翻翻面儿;再晒一阵子,再敲打敲打,再翻翻面儿。这样经过多次的敲打和翻晒,似乎把太阳的热力和温度,全“敲”进了被褥里。

半下午的时候,被褥变得蓬松鲜活起来。母亲匆匆地把被褥收了,认真铺好,被子是沿着四边儿掖的。晚上脱个精光,快速钻进蓄满了太阳温度和蕴含着满满母爱的被窝里,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快意。

明天的时候,母亲怕我们受冷着凉。晚饭后,便围坐在被窝里纳鞋或做针线活,等冰凉的被窝有了体感温度时,母亲便会喊我们上床睡觉——如今想来,那时认为理所当然或者不以为然的日常举动,竟蕴藏着天底下最无私、最纯真的母爱。

比较难熬的是去学校上学了。这时候,父母是帮不上什么忙了,全靠着自己去硬扛。学校里的三间教室,南面北面都有三扇

窗户。窗户是用木条做的,家乡人称呼为窗棂子。那时的窗户没有装玻璃一说,都是用塑料布封堵的。室内与室外的温度差不了太多。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,脚是没有知觉的疼。看我们冻得厉害,班主任这时会组织我们搓手和跺脚。随着班主任一声“预备齐——”同学们开始边搓手、边有节奏地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地跺脚。这样活动好一阵子,等手脚都暖和过来时,再开始上课。

但在冬季里,我们都盼望着下雪。感觉里,只有下了雪,才算是到了真正的冬天。

雪天,我会喊上左邻右舍的伙伴们,在雪地里奔跑和嬉戏。有时会玩堆雪人。有时会玩“捉小鸡”。有时也学着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课文里讲的,在雪地里扫出一片空地,用棍子支起簸箩,簸箩下洒些粮食,玩捉麻雀的游戏。许多次,不知是麻雀聪明,还是我们不如鲁迅先生会玩儿,我们总是一只麻雀也捉不到。

雪过天晴,家家户户房顶很快就结成了“琉璃”(冰凌),有半尺长的,有一尺长的,还有两尺多长的。村村,户户,一排排,一片片,晶莹剔透的“琉璃”垂挂下来,犹如冰的童话世界。我常常拿着棍子,学着大人的样子,敲自家或邻居家房沿的“琉璃”,有时用力不好,竟连冰带瓦一起敲了下来,挨了家长的喝斥与训骂。闲暇时,我还会和哥哥到村头河里的冰面上“打碟溜”(打陀螺)。

严寒的冬天,就在我们这样的自娱自乐和独特玩法中,一年一年地过去。

而今,现代化的御寒方式应有尽有,但在我记忆深处,每到冬季,我仍然怀念儿时冬天里的欢乐与期盼,还有父母带给我们的关爱与温暖。

与老共舞

□崔鹤同

我今年虚七十有九了,快“80后”了。从记事开始,仿佛眨眼之间。

一个春日的晌午,正在阳台上晒晒太阳,看看街景。忽然看到许多蚊虫,在眼前飞来飞去!奇怪,今年的蚊子这么早就出现了,而且那么活跃。再仔细看看,它们居然跟着我的目光在飞舞。再细看,不是蚊虫,是自己的眼睛里“长”出了蚊虫。

那叫飞蚊症。这是15年前的事。

那时得了飞蚊症,被那些小小的“蚊虫”扰得心烦意乱,诚惶诚恐,仿佛天要塌下来;后来我查出大脑神经老年性退化,医生说这是人老了,属正常现象,好像一个当兵的,久经沙场,成了生死不惧、刀枪不入的老油条了。

想来也是,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春荣秋枯,乃自然规律。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,是上天的恩赐,父母的养育。从小到大,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,不管你经历了什么,都是一种财富,一种有别于他人的生命的色彩。

人能活到老年,就是一种幸运,一种福分。正如梁实秋在《老年》一文中所说的:“人吃到老,活到老,经过多少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,还能双肩承一喙,俯仰天地间,应该算是幸事。”

是的,既然衰老不可违逆,何不坦然接受,顺势而为呢?该吃吃,该喝喝,琴棋书画,呼朋唤友,纵情山水,对酒当歌。

君不见,秋风过处,万木稀疏,叶黄似金,灼灼其华;朔风南下,枫叶如火,霜叶红于二月花;大雪纷飞,苍茫大地,银装素裹,待红日高照,分外妖娆。这多像我们缓缓走来的老年。鹤发童颜,精神矍铄,兴之所至,开门迎客,推窗揽月,朗声大笑,仰天长啸,多么潇洒,多么豪迈!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!